



悲

狐

子页 / 著

一对青梅竹马之间的人生悲歌
一个刽子手和一个县衙师爷之间的恩恩怨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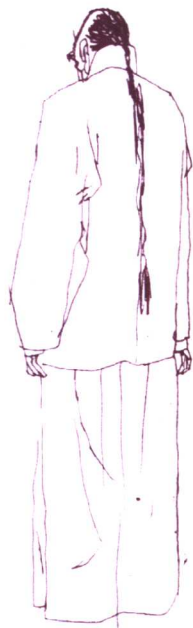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悲狐

子页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狐/子页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06-3475-5

I. 悲…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04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69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9.50 元



作者简介

子页，男，汉族，祖籍浙江萧山，一九四四年生，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长安》文学月刊主编。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专著十四部，计有五百万字，很多作品被介绍到国外。

第一章

1

梅功山这一辈子究竟杀了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美的、丑的、罪孽的、无辜的……他杀人一靠祖传的刀法，二靠祖传的那把断魂刀。刀呈月牙形，从皮鞘里抽出来，一道豪光白灿灿、寒森森刺人眼睛，仔细瞧上面的光影犹如大海的波涛包揽了类似雷霆的气势。刀刃薄如蝉翼，用指头弹一弹，“铮”的一声，如弦、如磬，清脆无比，经久不绝。刀把是一种紫檀木镶就，上面本来镌刻着制造这把刀的年代和字号。时间太久，字被磨平，将刀翻转过来，隐约能显出一个“曌”字，上面留有似日似月的凹痕。一位老古董就此断定这把刀诞生于唐代贞观年间，且出之宫廷，实属宝物。他的道理很简单，“曌”一字乃女皇武则天给自己创立的帝号，圣神无比，无人敢用。中国的刀具大同小异，而这把刀的形状近似于波斯人习用的腰刀。月牙般两头微翘，由此判断可能是当年盛世波斯国做贡品献给大唐天朝的。经老古董这么一侃，这刀身价倍增，代代演义出许许多多传奇来，从此，梅功山白天抱着它，夜晚枕着它，和刀形影不离，再不敢有个闪失，视这把刀远远胜过自己

的性命。他用此刀杀人就更心安理得，认为宝刀斩除孽障顺应天理，一肚子的愁疙瘩全化成了水。

雄鸡跳上墙头的一刻，天骤然白了……梅功山爬起来，先是亮亮地咳嗽两声，示意自己的老婆该起床了。然后趿上鞋，走到儿子海星的床前，透过窗户上的一点亮光，他看到儿子睡得正香，像是在做梦，嘴角上挂着一丝涎水，枕头的凹痕被泡湿，小脸蛋半粉半白，很耐看。他实在不忍心，犹豫了片刻，还是把儿子推醒了。

“起来，起来……太阳快晒屁股了。”梅功山掀开被角，在儿子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两巴掌。海星揉揉眼睛坐起来晃着脑袋嚷：“太阳在哪？太阳在哪？”

梅功山妻子急忙走过来，一对麻眼贴上去心疼地看着儿子说：“还早着呢，让他再睡一会儿吧。我去烧水。”梅功山瞪了一眼妻子说：“今天是啥时候，头一遭带他去，先得练，他又不是去看戏，迟早没关系。”妻子只好给儿子穿衣服，手在儿子的身上慢慢摩挲，软软的，暖暖的。海星乘父亲跨出门的当儿推开母亲又躺了下去。母亲劝儿子快起来，海星就是不听，两条腿在床上乱踢、乱蹬，要穿的一条裤子被他“啞溜”的一声给蹬破了，母亲无可奈何地抖了抖破裤子，扔在一边，又从木箱里找出一条裤子。梅功山从茅厕里出来边走边系裤带，走到门口，见儿子还躺在床上，怒气立刻冲上脑门，喊了一嗓子：

“起来，小烂仔，看我揍扁你！”

海星的身上一哆嗦，抖落被子，急急忙忙抢过母亲手里的裤子十分麻利地穿在自己身上。裤带一甩一甩地往茅厕跑去。

海星今年九岁了，父母亲视他为掌上明珠，早晚捧在手心里，没敢动过一指头。也难怪，梅功山和妻子结婚都十年了没有

生养，吃过多少药，拜过多少神，妻子的肚子就是不见动静。梅功山私下想，兴许是自己杀人杀得太多了，老天报应，让梅家绝后。那时候，梅功山的母亲还健在，老太婆整日坐在炕头上瞅着儿媳瘪瘪的肚子长吁短叹。以她自己的经验，肯定是儿媳和儿子通房太勤，整夜哼哼唧唧的声音得罪了狐仙，狐仙得罪得起吗？它现时报，灵着哪！老太婆一辈子不信神，不信鬼，偏偏对狐仙信奉不渝。在她的桌子上常年供着狐仙的牌位，香火不断。那天，婆婆刀子一样的目光又落在媳妇的身上，媳妇一向怵这婆婆。急忙勾了头往院子里走，婆婆不急不忙地说：“当家的，我今儿有话对你说。”话音虽然不高，但语气不善。媳妇急忙放下手里的一筐箩米糠，拍了拍衣襟上的土走进婆婆的屋里，期期艾艾地等着婆婆发话。婆婆弓着腰，盘腿坐在炕沿，灰白的头发遮盖着她核桃似的面孔，看上去像一只病恹恹的老猫。她抬头清理嗓子，喉管里发出丝丝拉拉的声音，像走调的胡弦半天工夫才扯断了说：“俗话说‘苗太稠了不结籽，母鸡肥了不下蛋’，我思谋着你俩该歇歇气了，瞧你那裤裆整天都湿淋淋的，你男人都成了一碗清汤，还想要仔。拉倒吧。从今天起，你搬过来和我住，让我儿子好好养养身子。”

媳妇脸上一红一白道：“娘，我听你的。”

当晚，媳妇就搬过来把自己的被褥放在婆婆的床上，吹灯的时候，婆婆颤颤巍巍地将自己的被褥搬到了地上，媳妇急忙叫：“娘，使不得呀，要睡也该我睡在地上。”婆婆说：“你床上睡吧，我心中有数。”那语调从未有过的慈善、温和。媳妇第一次体会到婆婆的慈爱，泪流满面地说：“娘，地上潮，你盖好，小心着了凉。”

半夜里，黑洞洞的屋子里点起了三炷香，借着香头上的火

星，媳妇看到婆婆跪在狐仙的牌前，花白的头一上一下像捻线的吊桶，婆婆一边磕头一边祷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狐仙，救救我们一家吧，求你让我媳妇生一个儿子，续我梅家香火，我家永世不忘大仙的大恩大德……”声音哀哀切切、高高低低，香烟袅袅上升，香气弥漫全屋，起初媳妇不经意，慢慢地看到那三炷香烟渐渐扭在一起幻化成人形，白衣、白裤、白帽，墙上挂着的婆婆常年使用的那块水银斑驳的破镜子里映出一张毛乎乎的脸来，一双红眼睛、高耸的白鼻梁、尖而细长的嘴巴上挂着莫名其妙的笑意；很柔软，又很坚硬。媳妇吓得浑身发抖，头发一根一根竖起来。急忙扯起被子捂住了头。然而，被子飘了起来，像摸不到的一块云，一股浓烈的汗腥味带着不可抗拒的征服裹住了女人，在女人的意识里什么都不存在了，一种本能的激越酩酊恍惚飞跃起来，女人的身子像被架在灶火上了。婆婆的叨叨声时高时低。床上有了急促的喘息声，媳妇的被角被揭开，一只手伸进来，先是摸着媳妇的脸，然后滑向脖根，又在两个肥大的波上搓揉，一向安分守己的媳妇，身子扭来扭去，那手急切切地含有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媳妇的裤腰带“啪”的一声自己断开了，仿佛有千只蚂蚁爬过肚皮，痒酥酥的，又钻进了骨头……“功山……你……”媳妇疑惑惑地叫着，没有回应，巨大的恐惧早已淹没在难以忍受的饥渴中，媳妇口干舌燥，想喝水，她咂咂嘴，甜丝丝的，咸丝丝的……不知不觉呻吟起来……猛然，“妈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媳妇感到一件近似铁杵的东西锐利地戳进了她的下身……媳妇醒了，原来是一场梦，窗棂上已经发白，什么也没有。婆婆坐在地上怔怔地瞅着媳妇。脸上焦躁地变幻着光点，隐隐约约中和媳妇有了心灵感应。

九个月后，海星呱呱落地。白胖白胖的小仔肚皮上有一块胎记。胎记的中间还有一粒红痣，照说法是王者的标记，丈夫左看看右看看说像一只狐狸，妻子心里吃惊不小。婆婆喜笑颜开地说：“像狐狸好，像狐狸好，保佑咱家世代代平安。”

婆婆带着心里的秘密走了。梅功山妻子对儿子除了慈爱，还有一片敬畏，梅功山有时气恼地说：“你把他当小祖宗供着。”

灶火里的柴“噼噼啪啪”响过一阵后，锅里的水烧开了。母亲取过盆子在锅里舀了两瓢滚水，又在里面掺了凉水，用手搅一搅，不热不冷端到海星面前伺候儿子洗脸。

院里，鸡窝炸开了，梅功山穷追那只大红公鸡不舍。大红公鸡昂首抖着翅膀绕着柴堆飞跑，一群母鸡缩头缩脑地呆立在墙根，眼看梅功山的一双手老鹰爪子似的就要扑到大红公鸡了。大红公鸡展开双翅奋力一飞，飞到一根柴棍上，然后扭头看着气急败坏的梅功山，从容不迫姿势优美地又飞上了墙头。它在墙头上走来走去，一面向墙根的母鸡炫耀着自己的胜利，一面不满地向梅功山偏头歪脑地挑衅。梅功山抓起一根帚把要打。海星站在屋门口喊：“爹，求求你不要打我的大红公鸡。”梅功山只好扔掉帚把，顺手在墙根抓起一只芦花公鸡，这是一只被阉了的肉鸡，呆头呆脑地缩着脖子。梅功山拎着它的翅膀对妻子说：“取刀来。”妻子急步从屋里取出断魂刀。梅功山瞪了妻子一眼说：“怎么用这刀，取菜刀来。”

梅功山原准备杀一只狗给儿子壮胆，他的眼睛四处搜寻，一晚上满城不见一个狗影，也听不到一声狗叫，怪了，平日那些满巷纠缠的野狗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难道狗有灵性，不该杀？万般无奈，他只好杀鸡，他选中的是大红公鸡，这只鸡很可恶，好端端的啄瞎了另一只公鸡的眼睛，该杀，可大红公鸡落不到他手

里。

芦花公鸡见到明晃晃的菜刀，似乎意识到自己的结局，浑身打颤并在梅功山的手里哀鸣不已。梅功山看着怯生生的儿子招呼他走过来。儿子走近了，梅功山问：“敢杀吗？”海星摇头。梅功山示意儿子拽住鸡头。海星的两只小手顺从地拽住了鸡头，鸡头在海星的冰凉的手里滚烫滚烫的。海星的心呼呼直跳，几乎要跳出了胸腔，好像父亲拿的那刀是朝自己的脖子砍来吓得闭上了眼睛。“睁开眼——”父亲威严地命令他。海星眼一睁，菜刀一闪，海星急忙撒手，鸡头软弱无力地耷拉在鸡胸前。鸡没有死，断了头的鸡在地上昂然走了几步，然后才倒下，撑开翅膀扑腾，那脖子扭来扭去，刺起的一团蓬蓬的羽毛突然亮出一道血口，一股血喷溅出来，喷在柴堆上、墙壁上，也喷在了梅功山的裤角上……血，终于悲壮地流尽了。梅功山用脚踢了踢挣扎许久才伸腿咽气的鸡，气急败坏地说：“可惜了这一刀，鸡比人还难死。还愣着干什么？”这时候，海星才意识到鸡已经死了。他从惊骇中愣怔过来，急忙在衣襟上擦手，好像自己手上沾了无数的鲜血，永远也无法干净了，一肚子委屈。梅功山对一脸惊骇的儿子说：“连杀鸡你都怕，以后怎么杀人？”妻子从屋里走出来拎起地上的死鸡对丈夫说：“谁也不是天生的，有话不会慢慢说，老是粗喉咙大嗓门的。”

梅功山看看天色不早了，无心 and 妻子怄气自个儿进屋做准备。

母亲在灶房拽过儿子，将一滴鸡血用指头点在海星的眉心上说：“鸡血避邪，你爹说的没错，胆子要正，咱杀的是坏人，他们连这鸡狗都不如，甭怕，见了头一次，第二次就好了。”

海星泪眼婆娑地说：“娘，我不想去。”

梅功山是小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小城位于珠江口之西,背靠一脉青山,面临大海。左右有两条小河绕来绕去,像两个顽皮的孩子躲藏着珠江母亲的寻找,在小城以东百十里地的地方又欢蹦乱跳地投入母亲的怀抱。母亲携上孩子向大海投奔而去,茫茫苍苍,海天一色。

顺着河道的主要两条街道,平行而行,在往北五里的漫坡上交汇在一起,像两根绳挽了一个结,结是中心,以小见大,气气派派,热热闹闹,是商家聚集的地方。一带青灰色的砖房,肩挨着肩,膀靠着膀,各色铺面,杂货铺、米铺、干鱼铺、铁匠铺、妓院、药店、烟馆、绸布店、洗染坊、饭馆、茶楼、旅店……应有尽有。二百年前,这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住着十几户渔民。顺治十九年,也就是顺治皇帝为董鄂娘娘殉情出家到五台山当和尚的一年,一伙从北陆反清的官兵逃到此地,看到前方潮水渐次汹涌,波浪一浪高过一浪,云遮日暗,一片无不狰狞的蔚蓝,意识到再没有了退路。他们决定筑城决河抵御清兵的追击,一旦失败便誓死投海。未曾想康熙的一道旨令赦免了他们。他们也就罢了干戈,脱掉戎装,娶妻生子,过起老百姓的生计。渔村成了一个小镇。一场鸦片战争的血雨腥风中,小镇的男人一个个血气方刚,聚众抗击外侵,十有八九都战死在海上,小镇几乎成了坟堆。血肥沃了红土地,红土地生出更多的人,小镇突然繁荣起来,海外洋人和四周的商家视这里为一块风水宝地,纷纷跑来做生意,小镇人口由原来的一两万增至七八万。同治二年小城设立了县制。称梅台县。梅台县虽小,抱个大海,惊天动地的事在这接连发生。

梅功山一向自称自己是黄河岸边的人。的确，他家的长相和身材比沿海人威猛、高大，生活习俗一辈接一辈顽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传统。过年吃饺子，逢喜吃长面，做事板上钉钉，说一不二。平时老是板着脸沉默不语，像一块厚重的黄土地。心烦了就唱一曲《黄河谣》，那调子犹如自天而来，奔腾而下，一去不回，热辣辣的，催肝裂胆。

今天，又逢集日。小城一世界的热闹。

“咣——咣——”的锣声自西传到东。大街小巷的人突然兴奋起来，他们知道官府又要杀人了。人称梅台县男人有“三好”：看杀人、抽大烟、赌狂嫖。这种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人群从院落、店铺、各个角落拥出，一时间街道两旁围满了观众。半小时前，刚刚落过一阵雨，尽管空气格外清新，明丽灿烂的阳光又洒在人的头顶上。人堆里照样散发出汗臭、胭脂、生猛海鲜大蒜混合的呛人气味。一群小乞丐精神抖擞地占领自己的要地。有的骑在墙头的豁口上，有的爬上高高的紫荆树，还有的踏上人家的屋脊，探头探脑地躲在烟囱后面，顺势在脸上抹一把黑灰，好扮厉鬼吓唬驱赶他们的房主。给杀场增添不少恐怖。

三辆拉着死囚木笼的牛车晃晃悠悠走过来了。车轮久未吃油，“吱吱扭扭”疲惫至极地呻吟着。三名死囚的头露在木笼外，最前面的两个死囚的头颅铮明瓦亮。他们的眼珠骨碌碌地转动，可惜木笼死死卡住了脖子，头不能自由活动，如此束缚死囚杀场上实在不多见，不然，定有魅力无边的一台好戏。突然，人群里有人指着最后一名死囚说：“哟，那不是吴秀才吗？”人群的目光一下齐刷刷地投在了吴秀才的身上。吴秀才不亏是吴秀才，临死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反射的光芒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他犯了什么罪？”有人想弄清楚，

问人堆里说话的人。一个个高斯文的年轻人未等问话落音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吴秀才叫吴清才，是东城刘七爷家的教书先生，刘七爷赶新潮，突发奇想，请吴清才给自己一大堆妻妾教授诗琴书画。吴清才自然的就勾上了刘七爷的五姨太，俩人私通了半年，吴秀才鬼迷心窍，半夜里带着五姨太私奔被刘七爷发现了。吴秀才一头顶在刘七爷的心口上，快八十的人了，病得像旱地里一根蔹葱，棺材瓢子，受得了吗？当场就蹬了腿。五姨太吞了鸦片。官府拿了吴秀才定了死罪，唉，死得不值。

人们听后唏嘘感叹，立在“积善堂”中药铺台阶上的顾四爷是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虽瘦骨伶仃、面目丑陋，但那精神、做派、口气传递着当年他爷爷曾在苏纳海王府供过事的信息，他揪着下巴上一络山羊胡子，恶狠狠地说：“孔孟败类，该杀！该杀！”他一面说一面跺脚。“哎哟”一声，顾四爷的脚正好踩在打扮得像一只花蝴蝶似的“彩凤楼”鸨母贾二妈的脚上。贾二妈先是一怒，后见是顾四，她那张纸灯笼的脸就收了怒容，嬉皮笑脸地说：“公鸡踩蛋踩了个准，今晚人可候着您老哪。”顾四爷一脸的尴尬，见众人哄笑，像避瘟疫似的一甩袖子说：“哼！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说罢愤然离去。

又是几声锣响……

敲锣人亮开嗓子喊：

上天给条命，
父母养肉身。
今天见阎王，
全因盗淫心。

人们专注地听着，以为还有什么更新鲜的词儿，敲锣人伸着脖子断了声响，一口浓痰吐出后，他接着喊：

杀人要偿命，
王法不饶人。
大家都来看，
不可做恶行。

“咣——”又是重重的一槌。

梅功山迈着沉稳的步子跟在死囚车后面，他和往日一样穿一身紫红皂衣，腰上用宽宽的布条扎紧了，显得身板更加墩实。那把断魂刀藏在刀鞘里，反贴在自己的胳膊上。他的脸部刻板、麻木，目光平视前方，四周存在的一切和他无关紧要。街上大大小小的都熟悉他，他还是不变的老样子，还是人们心目中只一刀就送人到阴曹地府去的刽子手。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身后跟着他的儿子海星。

海星的好奇心大过于恐惧，他的一对忽闪的大眼睛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脸。黄的、白的、黑的、方的、圆的、长的、短的……上面闪烁着无以名状、兴奋不已的光彩。尤其是那坐在北街口三层楼顶的五六个人，团簇在一起，像几条纠缠在一起的野狗，他们兴许是因死囚中没有他们想要见到的异性，眼里流出茫然无边又荒凉的情绪。海星感到他们的目光突然在自己的身上灿然开放，转瞬又黯淡了，凋谢了。海星害怕看到这些目光，扭头时，看到远处的山顶上，云片呈鱼鳞状遮蔽了天空，太阳在云的上方，静静地抛洒着白刺刺的光，他感到全身燥热，两腿无力，不知为何手心就积满了汗水。他想逃出去。念头刚一产生，父亲

冰凉如水的大手紧紧攥住了他的胳膊，如水的冰凉传遍了他的全身。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娘按父亲衣服款式给他改做的宽大的红绸衫紧紧贴在他的背上。他的目光急速从死囚的后脑勺上收回来，不敢抬头看父亲，低垂的眼里父亲那鞋上涂抹的一圈圈的鸡血，是鸡垂死挣扎时喷在父亲脚上的。鸡没有头，还能扑腾，人要是被砍了头会是什么样子？海星心里想着，他不愿再看到早晨的一幕，但由不得目光又落在了最后一辆死囚车上的脑勺上，一条辫子又粗又长……千头万绪，扑朔迷离，恐惧大于好奇，孩子的心只记住母亲临出门时的再三叮嘱，“别惹你爹生气，他叫你干啥，你就干啥。”

刑场设在城西一块空地上。此处原系一块练武的场地，后来因教武的武馆私运鸦片被官府查封。一个安徽安庆来的花鼓戏班占了此地搭起土台唱戏，梅台的戏迷俱多，无论早晚，看戏的人人山人海，戏班子着实红火了几年，后来不知为什么花鼓戏班子走了，官府将它改做了刑场。小城的死犯都在此行刑。

牛车一停，围观的人群开始向前涌动。人群中有好事的喊叫起来：“风流鬼，怎么一声不吭呀？来，唱一个，唱一个《小寡妇上坟》给我们听听。”迎合者立即鼓掌。吴清才一动不动，其余两名死囚脸上一副委屈，好像是围观者冷落了他们。

监斩官一身既肮脏又沉重的衣袍，拧身，手撩后袍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肥胖的身子压得椅子乱颤乱响，他又扶着桌子站起，眼前已是金花四溅，围观者的嬉闹声早已搅得他心绪乱飞，这差使他干了十九年，十九年换过九任县令，每任县令给他的差使都是监刑。监斩就是一台戏，讲究一个“闹”字，越闹越能闹出杀威，闹出彩头。他很乐于此道，虽然他的权力赦免不了犯人的死罪，救人心切的家属往往糊里糊涂地给他就塞了不少红包。

也有的犯人家属为了不使犯人遭多挨几刀的罪，私下里给他塞银子，可今日处决的三个犯人，他连一点油水也没有捞到。

监刑官待警示的锣声一停，随即展开判决书宣读：

查人犯左道江、左道海兄弟二人，东莞县人氏，现年左道江二十九、左道海二十八，家虽有良田百亩，不务正业，勾结匪徒行暴于海上，抢劫船只，擅作卖通买通，私吞钱财，罪在不赦，依大清律法判断，现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左道江、左道海即刻被清兵打开木笼架起向两根木桩走去，左道江、左道海身材魁梧，整整比常人高出一头，他们活动活动脖根，舒舒服服松口气后，骄横十足，拼着力气想反抗，但五花大绑的身子挣扎不了什么就被牢牢地绑定在桩上丝毫不能动弹。俩人扯开嗓子大骂，左道江骂道：“吊你老母！老子抢的是洋人的东西，你狗日的从老子身上发了大财，得了便宜还卖乖。”左道海见缝插针地骂道：“狗官，我哥俩算栽在你手里，山不转水转，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看老子怎么扒你的皮。”

这样的场面监斩官经的多了，按常规该“掌嘴”。但他不易察觉地给一旁一名清兵丢了个眼色，清兵立刻走过去，紧勒左道江和左道海脖子上的绳子，俩人嘴里吐着白沫，眼珠子都快憋出来，监斩官脸上浮起一层阴毒的笑容。他又宣读起对死犯吴清才的判决。人名刚出口，人群突然“好——好——”地喝起彩来。监斩官抬起目光看到攒动的人头齐齐扭过去，扭向另一个方向，接着退潮似的一涌而去。原来那许久不见的花鼓戏团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在刑场的对面围起场子演戏。戏的开端，使刑场面目全非，人们没有了看砍头的兴趣，监斩官伸长脖子

望，土台上，锣鼓急促，人影绰绰，他心里嘀咕，这是在王法的面前搞示威呀！一股怒火烧起正欲发作，转而一想，不妥！莫上了当，这世事太乱，万一……

一个满鼻子涂着白粉的小丑从幕后走出来到台前挤鼻弄眼说：“看官，睇唔相，我叫吴清才，家住咱梅台，今日上法场，偿还风流债。”说罢长叹一声，眼里挤出泪来，用衣袖擦了又擦，在场子里一波一浪的走圈子，一圈又一圈，不知是肚里没词，还是有意吊起观众的胃口，人群前拥后挤，一起一伏，等着听他下面的戏文，他招招手，一个男扮女装的小丑扭腰甩屁股地走出来。那屁股不是人身上的，是个棉花团，甩得让人提心吊胆，他自称是五姨太。俩人大概都是三流角色，一个劲儿在台上搔首弄姿，观众对此不感兴趣。又哄场子了。“嗨，鬼个痕，清汤寡水的一点油花花，老子要吃荤的。来叉烧！”“砸孙子的饭碗！”“来个《十八摸》……”《十八摸》是这个小戏班子生存的根本，百唱不衰。操胡琴的师傅急忙救场，他甩开弓弦，几根指头在琴弦上急速滑动，一种挠人脚底板的音乐响起，台上两个小丑便唱起了《十八摸》：

摸着妹的手哟，呀子哟子哟

又白又嫩糯米做——

摸着妹的脚哟，呀子哟子哟

三寸金莲肉坨坨——

摸着妹的波哟，呀子哟子哟

一对白兔跳出了窝——

.....